

纸上的千年古港博贺

■ 杨承志

千年古港天下鱼舱
隋唐并连江宋入电白明称博贺
沙丘旷古悠悠
浪涛荡过悠悠岁月
避风港湾自然天成

有记忆自北史三国铜军堂记
有往史世乱汉平之闽越遗民迁徙
孤旅断网风尘千年，渔火摆渡千年
浮家泛宅的置舫穿越茫茫江海
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
血脉与牵绊相连
置家族群聚居于博贺古港
融解了一段分离相聚散
留下置家族群千年生息的踪迹

无垠的天穹下
历史总在光影交错中演绎
翻开公元546年的时间履历
谯国夫人自博贺港湾南下
纳海南岛于中原
重温1950年历史
博贺港置家渔民自乘七篷船

助力第43军解放海南岛
刀光剑影间，千帆过尽处
谱写古港置家渔民的勇毅与豪情

古丝绸之路商贸巅峰重港
现代渔港经济区尽显风华
一海一港间
如千帆造船南出大海
挑动古港航运与渔业繁盛的脉动
渔业一代代更迭奏响古港灵动的旋律
因海而生依港而兴
纸上的千年古港博贺墨染风采

潮起日落，大海泛舟
穿梭来往人群遗忘了历史古迹
一千多年古港的风貌
已然被岁月隐匿起来
湿漉漉的咸水歌谣
一个古老族群的故事
依然保留丰富置家文化底蕴
千年古港博贺依然有迹可循继续流传
并与后人不断相遇



博贺港

柯丽云 摄

诗词三首

■ 萧文竹

沁园春·电白一中110周年庆典

粤海之滨，水东湾畔，风舞丰翔。
百载三江璨，黄门毓秀。创新求是，严谨圆方。继往开来，拼搏睿智，化雨潜滋扶俊良。逢吉日，聚神州校友，共贺荣光。

欣庠序春意盎，树虬阁圆梦舟航。
看学楼通亮，旗飘昊昊，少年初志，清气飞扬。柳影碧窗，诸子激壮。薪传辉承承逸章。群英聚，续千秋大道，再谱新芳。

再游中国第一滩

游子归心向海涯，重逢故地意难遮。
乡关入梦生同蝶，岁月无痕浪有沙。
悟道安澜知进退，耽诗炼字远喧哗。
不为尘世万家客，宁作滩头一钓虾。

七律·初冬再游水东湾红树林栈道

滚滚思潮向东东，悠悠湾畔暖怀风。
凌波浮栈盘龙远，浸月轻舟泛海穹。
梦蝶江声仙径上，归鸥林宿翠烟中。
半生漂泊情依旧，一片乡心染树红。

化橘红册页（外二首）

■ 郭逸竹

醉在橘红花白色灯盏的暗香里

我熟悉的河流，有成全人的美意
在一阵风中，橘红花次第打开了自己
带着引子的曲调

穿过指间的声乐，宛如梦里的故人
河两岸的蝴蝶，迷醉在
橘红花白色灯盏的暗香里

在一拔拔游客的惊呼声中
我的乡亲们，选择微笑
似乎共知，才是最适合的表达

鸟语最善解春光
那些想握又握不住的，从一个枝头
到另一个枝头，在鸟鸣声中铺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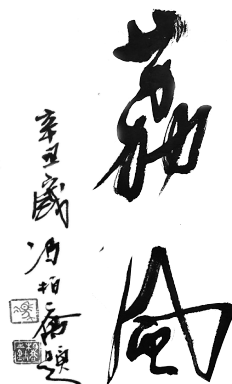
它们用整条鉴江河
那源源不断的水流声作伴奏
供你在这个午后逍遥

一片化橘红打开的辽阔

时光里缀着细小、清雅
铺向鉴江河的西边
它们用清香打开数十里芬芳
弥漫在丽岗、杨梅、平定……
岭南群山淬炼过的千年古道热肠
在春风中辽阔

一片片化橘红花
时间折下的一束束白光
汇聚的光亮，替滚烫的一杯清水
反复照见：一朵花
轻易化开咽间的往来咳嗽

一杯子烟火里
展开一片片橘红花凝聚的圣洁
退回绿云弹奏的往日，照见初心
今天依然是良药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父亲的缝纫机

■ 卢一鹏

穿衣问题。

好不容易获得这张牌价票，本是喜从天降，却成了一家人幸福的烦恼。一是为钱所困犯愁；二是父亲与母亲意见不一，到底选缝纫机还是单车，左右为难。

父亲毕竟是在银行工作的，擅长算账，他算过一笔账，一家九口人的穿着一年来至少要花50元的裁缝费，如果买缝纫机，不出三年就可以赚回一部缝纫机的本钱。经父亲这么一算，母亲最终尊重了父亲的决定。

那时最好的品牌就是上海生产的，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单车、中华牙膏等都是响当当的名牌。父亲本来也想买蝴蝶牌缝纫机，就是因为价钱贵，要240多元，而广州华南牌缝纫机仅需140多元，苦于囊中无物，只好买回了“华南牌”。

即使是华南牌缝纫机，在当时偏僻落后的乡村，也算得上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了，一时之间震动了全村，引来了村中不少的大婶大姐们前来观看，一睹“华南牌”的风采。

母亲一个人不但要挑起家里的割草与家务，还得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一天下来已经够累了，如今又买回了缝纫机，怎么办呢？正当母亲为学裁剪的事发愁时，父亲似乎早有预谋，显得十分淡定，不出几天，师傅闻风而来，他正是远

在吴川沾村的阿旺，母亲的表弟，这是母亲事先根本没有料到的。

母亲正准备跟阿旺学裁剪时，又一次没想到阿旺竟然教的是父亲，母亲既感到惊讶又惊喜，惊讶的是裁剪本是家庭主妇的天职，而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惊喜的是父亲竟然如此体贴自己。

父亲从圩上买回了一批布料，阿旺一会儿拿尺，一会儿拿起五颜六色的粉片，一會兒拿起大剪小剪，比比画画，手把手地教父亲，父亲像个小学生一样，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或许是阿旺教导有方，或许是父亲接受能力强，师徒两人非常默契，不到一个星期，父亲就基本掌握了裁剪的要领以及缝纫机的操作技能，阿旺赞不绝口地夸父亲学得快。

学艺期间，在阿旺的指导下，父亲为我们六弟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那年的冬天虽然很冷，但第一次穿上父亲做的新衣，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父亲的一剪一开，一缝一合，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缝出了一家人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我们弟弟子妹美丽的人生。

尽管缝纫机早已退出了当今的历史舞台，但父亲在黑夜里煤油灯下，在缝纫机前一一后踩着踏板，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犹如一曲曲美妙的旋律，不时在我的心中回荡。

第四十三章

-2-

◎ 小说连载 ③

也红

■ 阿明

公事，告辞了。”

眼看美人计难以得逞，寒雪一改刚才温柔多情的表现，收起了笑容。从茶几上取出一支烟，自顾自地点燃，然后跷起二郎腿，仰起脑袋往空中喷了一串烟圈，很平静地对钱伟光说：“钱科长，实不相瞒，今晚请你来，是想同你做笔交易。”吸口烟，她瞟一眼钱伟光，继续笑哄着：“钱科长，不急嘛，坐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钱伟光被寒雪突然转变的态度震住，也不知道寒雪到底想同他谈什么交易，一时无语，愣愣地站着。久经世面的寒雪用左手食指，指了指钱伟光原来坐着的沙发。

带着些许无措与无奈，钱伟光坐了下来。毕竟受过高等教育，他一会就理清了思路，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望着只顾抽烟的寒雪试探地问：“寒博士，我是一个穷书生，既没资金，更无资产，拿什么同您交易？”寒雪哈哈一笑：“钱科长，我既不要你的资金，又不要你的资产，当然也要不了你的人。我只要你保管的那份，国防部军工音速材料生产工艺技术档案。人民币和美金或者其他条件，你尽管提。”

听完寒雪一席惊人的话，钱伟光心里明白，这个披着回国投资“外衣”的博士，是彻头彻尾的美国间谍！弄清楚寒雪的目的后，他表情反而平和了，暗暗发誓：“你个狐狸精，休想从我手里拿到半个字的资料！”

这回双腿用力地站起身，他淡淡地对寒雪说：“姓寒的，你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我却绝对不会！档案资料确实在我手里，但你永远也别想得到！”说完用右脚踢了一下面前的茶几，震得“咣”的一声，扭头就再次要离开。

然而性格耿直心无旁骛的钱伟光，并没有考虑到，对方一旦摊牌，他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

寒雪也快速站了起来，用拇指压紧戴在中指的“金戒指”微型枪，对着钱伟光，一声冷笑：“钱科长，给不给你可以决定，不过你的生与死却由我来决定。现在，我再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

钱伟光不屑一顾，一边语气坚定扔下一句：“没什么可考虑的！”一边往门口走去。

寒雪紧跟两步，微型枪对准钱伟光后脑勺，一按机关“啪”的一声，钱伟光应声倒地。作为职业间谍的寒雪，不慌不忙，蹲到倒在地毯上的钱伟光身边，俯身验证钱伟光确实死亡。

戴上薄膜手套，她从房间里推出一个特大旅行箱，打开箱盖，艰难地把钱伟光的尸体拖进箱里，拉上拉链。细心处理干净现场，把房间里有可能留下自己指纹和头发的地方都清了一遍。环视房内确保没有疏漏，便给待命的公安局局长陈新打去电话。然后重新换一身装扮，才走出门，并轻手把房门虚掩上。

乘电梯下到大堂，寒雪找了个对着电梯口的位置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两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穿过大堂，进了电梯。不久，那两个年轻人已推着地方才留在房间里的特大旅行箱从电梯出来。她脸上微微露笑，内心暗讽钱伟光没脑的东西，死了也不冤枉。

当天夜里新闻报道，在江南市城郊结合部，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导致油箱爆炸着火的交通事故，被撞车辆司机现场死亡，肇事车辆司机逃逸，公安部门正在处理之中——这是普通市民知道的“实情”。

寒雪回到市政府招待所，先来到松田代子的门前，用右耳贴在门上听到房间里有电视声音，便按约定暗号，敲了门两下。

松田代子穿着睡衣披件外套来开门，寒雪习惯地左右扫两眼楼道，侧身闪了进去。把手提包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晃着脑袋对松田代子说：“今天白忙活了。”

这话是窃取行动没有成功的意思，松田代子心里暗喜。深知自己的处境如同走钢丝，是一个人在与整个美国中央情报局斗智斗勇，必须打醒十二分精神，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情报细节，她打算聆听多点信息。

于是，松田代子迅速泡了一杯寒雪最喜欢喝的雀巢咖啡，放在寒雪面前的茶几上，装着很关心实则很机智地说：“小雪呀，看到你累成这样，我也心疼你啊，以后这些有可能‘白忙活’的事情，你就交给我去干吧。”不察这是套路计，以为松田代子真关

心自己，寒雪直言不讳：“我昨天不是同你说了吗，今天去找保管技术档案的直接负责人。本想着成功的把握很大，怎知道这人是个体子，不肯听话交出东西，我干脆把他处理了。”

听得心头一震，松田代子为又一个可爱的同胞，倒在眼前这个叛国者手里而愤恨。深呼吸两下，她装出很惊讶的样子：“出发前，汤姆不是交代我们目标是档案，少处理人？”

正喝着咖啡，寒雪表情享受。咖啡因的作用，使她心情好起来：“代子呀，你们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有句古话——‘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我已同那个傻子摊牌，他要么Ok，要么Die(死亡)！他却自找Die，我就没办法啦。”说完，她还学着美国人的动作，耸了耸肩，两手往外摊开，好像很无奈的样子。

松田代子看到寒雪对自己毫无戒心，为了让寒雪以后少杀无辜，觉得有必要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小雪呀，我们日本有句谚语，叫‘杀生折寿’……”寒雪立即打断：“放屁！你们日本杀我们中国人还少吗？”

这话并没有激怒松田代子，因为她也恨日本军国分子，定眼看向寒雪，喟叹道：“所以说，日本在二战前后，平均寿命降低了20年。”此番自圆其说，令寒雪一时无语。

重新给寒雪冲了一杯雀巢咖啡，松田代子貌似关切补充道：“你今晚处理的，是你们自己中国人啊！”但浸染西方世界多年，寒雪内心流淌的已是西方的坏思想，变得毫无人性：“中国人多了去了，死一两个无所谓。”这下轮到松田代子无语了。

再说车祸现场，由于油箱爆炸起火，“司机”钱伟光已被烧得体无完肤，交警忙乎了一夜，也查不出死者身份。后来一位家属在树脂总厂的交警，认出死者脚上那双防火劳保皮鞋，判断可能是树脂总厂的员工。

第二天一早，龙涛明刚进办公室，便接到市交警支队队长电话，说树脂总厂有一员工昨晚因交通事故死亡，请树脂总厂派人配合查清死者身份。龙涛明将此事交给岳云太办理。

接到任务的岳云太估计十有八九是钱伟光死了，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阴险狠毒，后背冒出了冷汗。没多久，经岳云太派人协助调查，证实死者确是钱伟光。

快到下午下班时间，冯伯良神色凝重匆匆来到龙涛明办公室，见面就诉：“老板啊，钱伟光没了，我可断了左膀右臂啊！”

龙涛明知道，音速材料的生产，核心技术人员主要是冯伯良、江华和钱伟光。现在钱伟光因交通事故去世，军工材料的生产，肯定受到影响。瞧着冯伯良，他沉稳有力地说：“国防工业是一个长期工程，音速材料之后还有超音速、超超音速材料，我们要有计划地培养技术接班人。另外，我下午到钱伟光家慰问家属，你有时间去吗？”

钱伟光是冯伯良直接属下，两人志向性格相投，平日情同手足，并在研发、试验和生产音速材料的工作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冯伯良马上答应：“我去，我一定去。”

下午三时，龙涛明带着冯伯良、江华和办公室副主任刘方来到钱伟光家。在门口迎接的，竟是团市委城乡部长，兼在张松东天天好房地产公司任总经理的陈小雅。

向来知道陈小雅和李沁、张松东两人关系不清不楚，龙涛明本不想搭理，但陈小雅却主动上前说：“感谢龙厂长慰问。我姐夫走得太突然了，留下我姐和未出世的孩子，好可怜啊！呜——呜——”原来陈小雅竟是钱伟光的小姨子。龙涛明看她一眼，问：“你姐呢？”

陈小雅带着龙涛明一行，越过客厅里的人群，进入主人房，见到了钱伟光爱人。她肚子高高隆起，呆若木鸡状，眼睛垂向地板。神志不甚清醒，不同人握手，偶尔摇摇头，偶尔喃喃自语：“不会的，伟光不会走的！他说有好事告诉孩子呢……”

“我姐自打听到姐夫离世的消息，至今一滴眼泪也没流过，我怕她——”陈小雅带着泣音轻声说。

大爱无痕，大悲无泪啊！如此感慨着，龙涛明突然觉得自己本来准备说的安慰话，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眼眶一阵发热，转头对刘方说：“小刘，你留下来照顾伟光爱人，有事随时联系我。”然后，留下慰问金便离开了钱家。

故事情节越来越复杂了。要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四十四章。